

“X（也）Y，不X也Y”特点研究及教学建议

中文摘要

现代汉语无条件义构式“X（也）Y，不X也Y”的主要含义是无论条件“X”如何变化，结果“Y”必然出现。构式“X（也）Y，不X也Y”也是高级水平国际学生学习汉语时的常见构式，《发展汉语》高级综合第九课出现了该构式。目前关于无条件构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固定有标形式上，讨论的重点往往是前后项的逻辑关系，对“X（也）Y，不X也Y”的全式、简省与倒装式等缺少系统考察，尤其对其面向国际留学生的教学问题还关注较少。鉴于此，本文以构式语法与认知语法等为基础，对构式“X（也）Y，不X也Y”的多种形式进行了描写和解释，并结合本体语言特征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教学建议。

第一章绪论主要阐明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界定研究对象并介绍了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语料来源。

第二章到第四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对构式“X（也）Y，不X也Y”的内部结构、逻辑语义与语用功能进行分析。第二章在“X（也）Y，不X也Y”外部形式特征上进行了整体分析，并考察能够进入构式内部的“X”“Y”的多种情况，明确内部构件“X”“Y”的谓词性特征。第三章考察了“X（也）Y，不X也Y”构式前后项内外部之间存在的逻辑语义关系，探讨无条件义的语义来源，是在全量义、周遍义和条件义三者共同的限制下形成了无条件义，分析了构式在不同的表态强度下的语境表现，分别是强表态语境、中立表态语境和弱表态语境。第四章分析了“X（也）Y，不X也Y”构式的语用功能，包括明确焦点、语义预设和隐含、交际功能以及构式在不礼貌语境下的语用策略，分析了构式和无条件连词引导的让步无条件句之间的区别，二者在外在形式、条件数目的开闭性以及使用语境等方面存在差异。

第五章将“X（也）Y，不X也Y”构式的本体研究与国际留学生汉语课堂教学相结合，提出了适合该构式的教学建议。

关键词：

X（也）Y，不X也Y，句法功能，语义特征，语境表现，教学建议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eaching Suggestions of "X (ye) Y, Bu X ye Y"

Abstract

The main meaning of the unconditional semantic construction "X (ye) Y, bu X ye Y" in modern Chinese is that no matter how the conditional "X" changes, the result "Y" inevitably appears. The construction "X (ye) Y, not X ye Y" is also a common construction for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en learning Chinese. This construction appears in Advanced Comprehensive Course 9 of Developing Chinese. Currently, the research on unconditional constructions mainly focuses on fixed labeled forms, and the focus of discussion is often on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eceding and the following terms. There is a lack of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complete, concise, and inverted forms of "X (ye) Y, not X ye Y", 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its teaching issu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view of this, this article, based on Constructive Grammar and Cognitive Grammar, describes and explains the various forms of the construction "X (ye) Y, bu X ye Y", and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ntological language to propose targeted teaching suggestions and make teaching designs.

The first chapter is the introduction, which mainly clarifies the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define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status, research methods, and corpus sources.

Chapters 2 to 4 are the main body of the thesis, mainly analyzing the internal structure, logical semantics,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X (ye) Y, bu X ye Y". The second chapter conducts a holistic analysis of the external formal characteristics of "X" and "Y", and examines various situations where "X" and "Y" can enter the interior of the construct, clarifying the predicate features of the internal component "X" and "Y". The third chapter examines the logical seman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item before and after the "X (ye) Y, bu X (ye) Y" construction, explores the semantic sources of unconditional

meaning, which is formed under the common constraints of full meaning and conditional meaning. It analyzes the contextual perform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under different expressive intensities, namely, strong, neutral, and weak expressive contexts. Chapter 4 analyzes the pragmatic functions of the "X (ye) Y, bu X ye Y" construction, including clear focus, semantic presupposition and implicitness, communicative functions, and pragmatic strategies of the construction in impolite contexts. It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and unconditional conjunctions guided concessive unconditional sentences. The two differ in terms of external form, the openness of the number of conditions, and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y are used.

Chapter 5 combines the ontological study of the "X (ye) Y, bu X ye Y" construction with the classroom teaching of Chines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roposes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methods suitable for this construction.

Key words:

X (ye) Y, bu X ye Y, Syntax function, Semantic features, Context representation, Teaching suggestions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
1.2 研究对象	2
1.3 研究现状	3
1.4 研究方法及语料来源	5
第 2 章 “X（也）Y，不 X 也 Y” 构式特征与构件分析	7
2.1 “X（也）Y，不 X 也 Y” 构式特征	7
2.1.1 对举性	7
2.1.2 二元无标无条件	9
2.1.3 简练紧凑	11
2.2 “X（也）Y，不 X 也 Y” 构件分析	14
2.2.1 “X” 与 “Y” 构成成分	14
2.2.2 “也” 的语义与情态特征	14
2.3 “X（也）Y，不 X 也 Y” 构式句法功能	16
2.3.1 充当句法成分	16
2.3.2 独立成句	16
2.3.3 充当分句	16
第 3 章 “X（也）Y，不 X 也 Y” 逻辑语义分析	18
3.1 “X（也）Y，不 X 也 Y” 语义关系	18
3.1.1 内部语义	18
3.1.2 外部语义	19
3.2 “X（也）Y，不 X 也 Y” 语义特点	22
3.2.1 全量义	23

3.2.2 周遍义	24
3.2.3 条件义	24
3.3“X（也）Y，不 X 也 Y” 语境表现	26
3.3.1 弱表态语境	26
3.3.2 中立态语境	28
3.3.3 强表态语境	29
第 4 章 “X（也）Y，不 X 也 Y” 语用分析	31
4.1 焦点凸显	31
4.1.1 焦点在 “X”	31
4.1.2 焦点在 Y	32
4.2 预设与隐含	33
4.2.1 逻辑预设	33
4.2.2 意图预设	34
4.3 交际功能	35
4.3.1 交际距离	35
4.3.2 交际语体	36
4.3.3 交际态度	36
4.4 不礼貌语境与语用策略	37
4.4.1 虚假礼貌	37
4.4.2 虚假不礼貌	39
4.5 与让步无条件句的区别	40
4.5.1 外在形式	40
4.5.2 条件数目开闭性	40
4.5.3 话语模式	41

第 5 章 构式“X（也）Y，不 X 也 Y”教学建议.....	44
5.1 设置教学专题.....	44
5.2 营造真实语境.....	47
5.3 对比教学.....	47
结 论.....	49
参考文献.....	50
作者简介.....	54
致 谢.....	55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现代汉语构式“X(也)Y, 不X也Y”是现代汉语口语和书面语中常用的无条件构式, 如:

(1) 在旧式塾中, 逃学挨打, 不逃也挨打。逃学必在发现以后才挨打, 不逃学, 则每天有一打以上机会使先生的戒尺敲到头上来。(沈从文《在私塾》)

(2) 来了烦, 不来也烦, 停了就更烦。(微博)

(3) 分手, 感觉分了难过, 不分也难过。(微博)

以上例句通过正反例举的方式说明了结果出现的无条件性和必然性。

构式“X(也)Y, 不X也Y”也是高级水平国际学生学习汉语时的常见构式, 《发展汉语》高级综合第九课出现了该构式, 并说明了“X(也)Y, 不X也Y”表示不论哪一种情况, 结果都是一样的; 还提出该结构的其他形式如“X(也得)Y, 不X也(得)Y”。但国际学生在实际的课堂操练中大多停留于表面上的理解, 较少能在真实语言交际中正确得体地使用, 或者回避不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语言本体与教学角度来说, 目前面向国际学生的复杂构式“X(也)Y, 不X也Y”的本体与教学研究都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系统。此外,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¹高等标准的九级标准中明确提出: 学生能够正确使用各种复杂句式, 能够言之有物富有文采。因此我们有必要系统地考察和分析“X(也)Y, 不X也Y”构式的特点, 以期为该构式的教学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目前, 学界对条件句和无条件复句、“X(也)Y, 不X也Y”的相关结构及其语体语法、主观化等的研究都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 但目前没有专门针对紧缩无条件结构“X(也)Y, 不X也Y”的研究。相似构式“X也Y”等的研究大多仍集中于三个平面, 较少从交际意图、信息传递或互动认知角度展开充分讨论。因此, 我们以前人研究为基, 将无条件结构“X(也)Y, 不X也Y”作为研究对象, 定性和定量相结合, 对该结构进行多角度的详尽描写和解释, 以期丰富对现代汉语无条件结构的研究。同时, 目前学界对条件句和无条件句

¹ 依据《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GF0025-2021)年版。

的教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有标无条件句上，对于不用无条件连词连接的无条件句的教学关注不多，因此我们从构式本体入手，结合专题教学，合理认知该构式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结合学生认知特点和学习规律，提出较为切实可行的教学建议，以期学生能全面理解掌握并得体运用“X（也）Y，不X也Y”这一构式。

1.2 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对象为构式“X（也）Y，不X也Y”及其相关构式。该构式由于紧缩程度的不同、副词“也”在前项后项隐现的不同的原因，存在着构式义相同或近似但格式不同的情况。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基本形式：X+（也）+Y，不X+也+Y

例句：买不合适，不买也不合适。

（2）省略式，即只出现前项或只出现后项的情况。

X+（也）+Y 和不X+也+Y。

例句：喊破喉咙也没用。

（3）“X”和“不X”互为反义词时，可省略“不”，将“不X”记为“-X”。

X+（也）+Y，-X+也+Y。

例句：愚钝要勤奋，聪明也要勤奋。

基于以上分类标准，我们将构式“X（也）Y，不X也Y”分为基本式、省略式以及“X”和“不X”互为反义词的三种形式。

梁蕴华（2002）认为紧缩结构是两个或多个中间没有语音停顿，存在一定逻辑关系的谓词或者谓词性结构。因此，部分类似于“X+（也/也要/也得）+Y，不X+也（要/得）+Y”的格式，并不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如：类似“美女也愁嫁”类表异态的“X也Y”构式，因其“X”可由体词性短语充当，因此该构式不属于同类的研究对象。还有部分类似“真也好，假也好”类表示例举的“X也好，Y也好”类构式，因为“好”的意义虚化，并不表示主观评价，其谓词性结构之间并无逻辑关系，因此该类构式也不属于我们的研究对象。

1.3 研究现状

目前,学界对无条件复句、构式常项“也”、“X(也)Y,不X也Y”的相关结构及其语体语法、主观化等的研究都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目前没有专门针对紧缩无条件结构“X(也)Y,不X也Y”的系统研究,也缺少对该构式在汉语教学方面的关注,因此本文意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构式的考察,在本体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教学意见。

1.3.1 无条件复句的研究

由于条件句、假设句和让步句在界定和分类方面的多样性,不同学者在假设性、语义关联性等不同的侧重点,分别展开了对让步条件句、无条件让步句、有标假设复句的讨论。李莉莉(2011)以语义语法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对现代汉语中无条件让步关系句进行较为全面的描写和解释。选取了最为典型的“无论”复句进行研究,探讨了无条件让步关系句的逻辑和语义特征。王春辉(2013)认为让步条件句是具有让步语义特征的非典型条件句,可以看作是处于典型条件句和让步句之间的一个中间形式。张信平(2018)对多重有标复句的前套、后套和前后套以及套用的关联词是否成对出现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描写,对套层模式的因果、并列、转折关系进行了描写,同时对典型句式“如果A,即使B,也C”的假设和让步关系以及语用价值进行了分析。

条件句在历时和共时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席嘉(2009)从历时的角度,对无条件构式的形成发展和变化进行了分析。认为无条件构式经历了由正反或类义对举表示无条件到疑问词任指表示无条件的变化。董正存(2013)从历时的角度认为无条件构式经历了无条件连词的两项成分向一项成分过渡和“也、都”类副词消失的省缩过程后。

1.3.2 构式常项“也”的研究

早期关于副词“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义方面。吕叔湘(1956)在“类同”专讲中,提出“也”的“异中见同”的用法,杨亦鸣(1988)从句子表达的话语信息结构出发,认为句子中的“未知信息”是“也”字句的话语中心。史锡尧(1988)将“也”的基本意义概括为:表示同一,强调同一。

对副词“也”的研究不仅局限在“也”字本身上,开始扩展到“也”字句和有“也”字的紧缩句、强调句和并列句以及前提句等其他句式上。崔永华(1997)讨论了不带前提句的“也”字句,将出现在“也”字句前在形式和意义上和也字句存在并列关系的小句叫做前提句,将不带前提句的“也”字句分为11类。李泰(2004)认为“X+也/都+VP”这种强调紧缩句的强调义是X、“也(都)”和VP三者互相配合的结果。马真(2014)提出由于副词“也”表示类同,因此所关涉的事项肯定不止一项,起码有A、B两项。储泽祥、储一鸣(2021)通过讨论“也”字蕴含的比较问题,语义特征表现为“[+单比]、[+类同]”或“[+通比]、[+类同]”。

还有学者从认知和互动的角度来全方位多角度的对“也”字进行考察。陈鸿瑶,吴长安(2009)在语篇衔接功能的角度出发,认为“也”字独用时有承上、承上启下、启下等三种语篇衔接功能。陈鸿瑶(2012)从认知的角度讨论“也”,认为“类同”是现代汉语副词“也”的原型意义。陈鸿瑶(2015)注意到了副词“也”的反预期功能。何伟、张瑞杰(2016)认为在语义层面,副词“也”主要表达逻辑意义和人际意义。

1.3.3 “X(也)Y,不X也Y”相关构式研究

黄佩文(2004)以“V也得V,不V也得V”为研究对象,就XY都是动词或动词词组且动词均同形的情况进行了简单的列举和讨论,意识到了该构式的对举性、语义重点在后半部分、句式义带有命令色彩等特点,认为该构式可以简化为只出现后项的形式,且句式的语义不变,这篇文章是最早对这类构式进行研究的文章。

张谊生(2011)针对典型的“X也Y”五字格式进行了分析,如“美女也愁嫁”“好饭也怕晚”等,指出构式的构造有紧缩与题化两类,可以附加、铺垫或提示、说明。“也”是触发类推的构式标志,构式的建立与理解均受规约隐含的制约;表义类别可以细分为状况、行为、身份、事物等。

唐卫卫(2014)将研究范围扩大化,对“A也得X,不A也得X”类格式进行研究,主要以构式语法理论为指导,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角度对该结构进行系统的分析。针对该格式的对举性,将构式分为AX同形和AX不同形

的两大列进行讨论,列举了 AX 为谓词性成分和体词性成分以及 AX 的音节形式的情况。在语义上,分别讨论了常项“也”“得”的语义特征和变项“A”“X”的语义特征,将格式的整体语义概括为无条件性,同时认为句式内涵转折、选择、条件和假设的关系。在语用方面,从构式的口语化、主观性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李樱君(2019)对“不 X 也 X”的构成及句法功能,不 X 也 X”的内部、外部语义关系,反预期、主观表达、焦点凸显和信息转换的语用特征,“不 X 也 X”的生成机制,从语言经济原则、语用推理、语境吸收和视角切换这四个方面作的论述。

我们将构式限定为无标无条件的构式,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在其构造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对构式构件进行简单分析,重点分析其语义语用功能,讨论其简省式、替换式等不同形式的形成动因和触发机制,同时以教材、学生和教学大纲为依据,提出切实可行的教学策略。

1.4 研究方法及语料来源

1.4.1 研究方法

在对构式本体进行描写和解释的基础上,主要采用了形式和意义相结合、对比分析和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描写和解释相结合:

语言的形式和意义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分析构式的外在形式的同时,也针对构式的语义语用进行分析,从意义出发探求形式,在描写的基础上对构式进行解释,使得形式和意义互相验证。

对比分析法:

针对构式 and 不同助动词副词同现的情况,分析比较构式在不同的语境中的使用情况,考察其语义和语用的细微差别,从而得出不同的变式的使用条件。将同表无条件义的相关构式与构式“X(也)Y,不 X 也 Y”进行对比,对比二者在外在形式、条件数目以及话语模式方面存在的差别,实现对构式全面详尽的分析。

1.4.2 语料来源

本文的语料主要来源于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BCC），在对构式进行详尽检索的基础上，多领域广范围地搜寻语料，剔除了部分不符合现代汉语规范的语料，有详细出处的都标注了语料来源，除此之外，还有少部分自省语料。

第2章 “X(也)Y, 不X也Y”构式特征与构件分析

2.1 “X(也)Y, 不X也Y”构式特征

2.1.1 对举性

构式“X(也)Y, 不X也Y”的对举性可以从结构形式和话语意义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在结构上,对举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成分的复现。构式由前后两部分构成,根据我们对研究对象的划分可知,构式前项可表示为“X+(也/也得/也要/要)+Y”,构式后项可表示为“不X+也(得/要)+Y”。从外部构造来看,前后项之间通过肯定项和否定项的共现构成对举,其中“X”为肯定项,“不X”为否定项。另外,根据副词“也”和助动词“要”“得”之间的搭配,前后项XY之间的共现成分根据浮现情况的不同,也能实现成分的复现,构成前后项之间“也”“也得”和“也要”的对举。如:

(1) 在旧式塾中, 逃学挨打, 不逃学也挨打。(沈从文《在私塾》)

(2) 老虎发现,校长的脸色很难看。老虎愣愣地站在门口, 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格非《江南三部曲》)

(3) 能否老老实实在地、不折不扣地执行, 理解要执行, 不理解也要执行,这是衡量我们头脑里是否树立了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重要标志。(《人民日报》1967-07-25)

三个例句中前后项都要复现的成分,通过“X”与“不X”正反对举的方式呈现出了构式“X(也)Y, 不X也Y”的对举性。例句(1)前后项中的“逃学”与“不逃学”对举,例句(2)前后项中的“走”和“不走”对举,例句(3)前后项中的“理解”与“不理解”对举,在外层结构形式上有对举性的突出特征。

另外,我们发现,在实际的话语交际中,由于交际双方出于凸显交际意图或者表达逻辑意义等不同的交际目的,在有些特殊的话语情境中会对构式“X(也)Y, 不X也Y”进行特殊的加工来完成交际,使得构式变为一种特殊的形式,即“XX, 不X也X”的形式,该形式常见于口语交际中。如:

(4) 不要妄想逃避课后作业了, 写也得写, 不写也得写。(自拟)

(5) 他也太能颠倒黑白了, 好也好, 不好也好。(自拟)

以上两个例句不仅存在前后项之间成分的复现, 有着外部对举性的特征, 同时在前后项内部也有成分复现, 内部也有对举性。例(4)前后项内部“写”复现, 前后项之间“写”“不写对举”; 例(5)前后项内部“好”复现, 前后项之间“好”“不好”对举。因此, 我们说构式“X(也)Y, 不X也Y”兼具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对举性。

构式“X(也)Y, 不X也Y”在句法层面上的这种对举是十分灵活的。既有黏着式对举, 此时构式的对举具有强制性, 即两个对举的前项后项缺一不可, 并且在前后项之前之后之间都不能够再插入其他内容或类似结构。如:

(6) 加班也焦虑, 不加班也焦虑, 应该转换思想, 加班就多干了活, 不加班就多享受了些。(微博)

(7) 爱情到底是什么呢? 结婚愁, 不结婚也愁, 那怎么就不愁了呢?(微博)

例句(6)将工作中关于加班的两种情况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对举, 在加班和不加班之间不存在第三种特殊情况, 因此对举的前后项之间或者前后无法插入任何内容。例句(6)还将工作中关于加班的两种情况进行正反对举, 说明了无论如何都会焦虑的状况, 对举的前项和后项缺一不可, 一旦省略一项, 那么例句中焦虑出现的无条件性就会减弱, 无条件的特征无法隐含其中。同样例句(7)将婚姻爱情和愁闷困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 将结婚和不结婚的两种情况进行正反对举, 并且用异态化的表达方式说明了无论是否结婚都会有愁闷的时候, 并不是人们普遍理解的不结婚就不会拥有烦恼或者一旦结婚烦恼就会彻底消失。因此对举的前后两项均不可省略并且不可插入其他成分。

构式“X(也)Y, 不X也Y”在句法层面上也有自由对举, 即非强制性对举, 对举的组成部分可以省略, 在其前后或者对举前后项之间可以插入其他成分。如:

(8) A: “来了烦, 不来也烦, 停了就更烦。”

B: “我也是, 哈哈!”(微博)

(9) 她人前夸, 人后夸, 网上夸, 网下夸, 见面夸, 不见面也夸, 偶觉得她睡着了也会在梦里夸二十四史时期的韩寒。(微博)

(10) 这些诨话里且有着些真货色, 一古脑儿夹带出去, 叫他们不收下也

收下。(王安忆《长恨歌》)

(11) 幸福与得意写在他人的脸上, 我们什么也没有, 要死要活都没用, 现实依然这样, 你爱咋地咋地, 反正他们比你更想要你想要的东西, 且人家有权有势, 你不接受也要接受。(王火《战争和人》)

例句(8)的前项“来了烦”可以省略, 并且在后项之后可以插入其他让发话人感到烦躁的情况, 来说明言者烦躁的无条件性。例句(9)各项对举的前后顺序可以改变, 可以说成“网上夸, 网下夸, 人前夸, 人后夸, 见面夸, 不见面夸”的顺序, 属于自由对举。例句(10)和(11)则是通过否定最大值的情况来隐含省略强项表达无条件性, 表达必须要收下和必须要接受的含义。

通过对语料的分析可知, 构式“X(也)Y, 不X也Y”非强制性对举明显居多, 没有明显的对举标, 语义并非是前后两项语义之和, 而是具有明显的偏向性和无条件性, 说明“Y”会发生的必然性, 同时常常伴有语义隐含, 当构式对举省略式出现时, 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肯定最小值或者否定最大值的情况来推论情况出现的必然性。

在话语意义层面, 构式的对举表现为前项后项构成周遍义对举, 通过周遍义对举来传达无条件义。

2.1.2 二元无标无条件

吕叔湘(1947)在《中国语法要略》中从语义的角度把无条件句分为正反并列条件句、非正反并列句和无定指称词扩展条件句。邢福义(2001)认为“无论, 都”这样的句式是典型的汉语无条件让步句。汪秀军(2011)选定“不管X, Y”作为无条件句的典型句模。王春辉(2013)考察“不论、不管、无论、即使”这四个典型的让步条件句。总之, 现代汉语无条件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有标无条件句上, 即有无条件连词或者无条件连词+疑问代词任指的情况, 即以“不论、不管、无论、即使”这四个词作为典型的标志词进行研究, 成果颇丰。

构式“X(也)Y, 不X也Y”中没有典型的无条件句标志词, 但同样具有无条件句[+必然性]的语义特征。构式“X(也)Y, 不X也Y”中, 每一个“X”都有一个对应的“Y”, 但是“Y”的变化并不受“X”的影响, “Y”的值是固定的, 类同于数学上的常值函数。用来说明无论“X”如何, 都不影响“Y”,

结果“Y”必然出现的。如:

(12) 我头一次见家长, 还真心搞的好尴尬, 手足无措的! 上去打招呼不对, 不打招呼也不对。(微博)

(13) 这是那种特别的天气: 在屋里吧, 作不下工去, 外边好象有点什么向你招手; 出来吧, 也没什么一定可作的事: 使人觉得工作可惜, 不工作也可惜。(老舍《樱海集》)

例句(12)和例句(13)中, 没有无条件句连词“无论”“不管”, 也没有无条件连词+疑问代词任指, 但同样可以表示“无论X, 都Y”的语义, 因此可以将其视为无标无条件句。例句(12)说明对初次见家长的人来说, 无论打不打招呼, 都会手足无措, 都会有不周到和失误的地方, 也就是说失误和不周到的地方必然出现, 具有无条件性和必然性。例句(13)说明在特别的天气里, 无论工作还是不工作, 都会让人觉得可惜, 让人觉得因为浪费了这样的好天气而感到惋惜, 惋惜的心情的出现是不受工作与否的影响的。

构式“X(也)Y, 不X也Y”在外在形式上是二元无标无条件句, 在语义上是正反对举无条件句, 也同样具有无条件句[+周遍性]的语义特征, 用来表达非“Y”不可的含义。例如:

(14) 吃了药疼, 不吃也疼。(微博)

(15) 下班也没劲啊! 不下班也没劲啊!! (微博)

例句(14)和例句(15)通过前后正反对举, 将“吃药”“不吃药”和“下班”“不下班”两组形成然否式的反义关系, 虽然没有无条件句的标志词, 但依旧能够表达无论吃不吃药都会肚子疼和无论下不下班都会觉得没劲的语义, 因此我们将构式视为二元无标无条件构式。

需要注意的是, 构式“X(也)Y, 不X也Y”的无条件并不意味着完全无条件。从某种意义上来看, 无条件句就是它的条件, 是一种特殊的条件句。只有当条件位于“X”和“不X”的两个子集时, 条件才具有周遍性; 但是当条件与“X”和“不X”毫无真值联系时, 即条件变为完全意义上的任意条件时, 结果是一定不会出现的, 因此我们认为条件的“周遍性”是特定范围内的周遍性。我们用“X”和“不X”来表示无条件构式所涉及的条件, 用“Y”来表示必然导致的结果, 用“Z”来表示与“X”和“不X”毫无真值联系的条件, 那么“X”

“Y”“Z”三者之间就能形成三维坐标之间的关系，每一个“X”都有一个对应的“Y”，而且“Y”的值不受“X”的影响，二者之间形成常值函数的关系且具有周遍性，然而这个常值函数关系中的“Y”永远不会和坐标轴当中的“Z”形成交点或者有数值对应。如：

(16) 约翰立在门口，走不是，不走也不是。（施托姆《茵梦湖》）

(17) 说不是，不说也不是。我该怎么办？我说这话一点怪你的意思都没有，为什么你就是要往自己身上安呢？最近你的情绪我早就看出来了，一直在想着转移话题，让你轻松点。（微博）

(18) 什么叫严肃的政治任务，那就是说你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微博）

例句(16)中将“走”和“不走”两词正反对举构成然否反义关系，在是否离开门口和受人埋怨上拥有必然性和周遍意义，是否离开门口和受埋怨之间是无条件的，但是当条件“X”脱离了是否离开门口这个范围，进入到“Z”轴中时，并不会导致“Y”一定出现。所以我们不能根据例句(16)来说“约翰立在门口，走不是，喝水也不是。”“喝水”和导致埋怨之间并没有真值联系，并不是导致受埋怨这个结果的条件。因此我们说无条件的条件并不是绝对的任一条件，而是特定范围内的任意条件。同样例句(17)也是，在是否说点什么转移话题这个范围内时，一定会导致“不是”的结果，一定会被指责和误解。如果脱离了这个特定的范围，进入毫无真值联系的范围中，并不会产生上述结果。因此，我们不能将(17)说成“说不是，走也不是”。例句(18)在特定的理解与否的范围内形成无条件关系，无论理解与否都要执行，正反对举具有周遍性。如果离开理解与否的范围，将原句改为“理解了要执行，运动了要执行”，那么原句的无条件性就消失了。因此我们说无条件句并非是绝对意义的无条件，而是限定范围内的无条件，拥有特定范围内的周遍性，是特殊的条件句，无条件就是它的条件。

2.1.3 简练紧凑

目前学界关于紧缩结构的研究已经达成了共时，紧缩结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简练紧凑，语气紧，分句句中没有停顿的可能；结构减缩，压缩掉某些词汇。

梁蕴华(2002)将现代汉语紧缩结构明确定义为有两个以上的谓词或谓词性结构;没有语音停顿;存在逻辑语义关系的结构。构式“X(也)Y, 不X也Y”符合这样的定性,其形成过程和外在形式本身具有明显的简练紧凑的特点。就其形成过程而言,分句和分句之间的语气停顿减少,结构上的词汇被压缩;就其外在结构形式而言,紧缩结构定型后,在语义隐含和规约的共同作用下,省略式即只出现前项或者后项的形式被广泛使用,能够传递足量的信息,让人们顺利完成交际。

构式“X(也)Y, 不X也Y”的紧凑首先表现在语气停顿的明显减少上。

“X”“Y”由谓词性成分充当,可以独立成句,此时的构式形式为“X, Y; 不X, 也Y”是一个由分号隔开的多重并列复句,并且分句和分句“X”“Y”之间由逗号隔开,存在语气停顿。如:

(19) 批准,他要反;不批准,他迟早也要反。(《发展汉语》)

例句(19)是一个明显的并列双重复句,存在两个主语,每一分句也都有两个存在逻辑语义关系的谓词性成分。这个例句还可以减去分句之间的语气停顿,用副词“也”加助动词“得”或“要”代替标点符号连接分句,此时例(19)可改为“批准他也要反,不批准他也要反。”从而实现了语气上的紧凑。

构式“X(也)Y, 不X也Y”的简练体现在结构词汇的压缩。在语用过程中,我们又发现副词和助动词是可以被压缩掉的。例句(19)可以改为“批准他也反,不批准他也反。”或者“批准他也得反,不批准他也得反。”如此一来又进一步实现了词汇的简练,符合经济原则。而且当“X”“Y”中有一个为动词词组时,前项中的“也”“要”“也得”“也要”可以完全压缩掉,后项可以仅仅保留副词“也”,此时的构式外在形式可以表示为“X(也)Y, 不X也Y”,例如:

(20) 价钱已经谈好了,买,不合适;不买;也不合适。(《发展汉语》)

(21) 这孩子也太不懂事了,有时间,也不来看我;没有时间,也不来看我。(《发展汉语》)

例句(20)可以用最简练紧凑的形式来改写为“价钱已经谈好了,买不合适,不买也不合适。”例句(21)可以改为“有时间也不来看我,没时间也不来看我。”相较原句而言,改后的句子实现了语气紧凑上的最大化和词汇压缩

的最大化。构式也逐步形成,“X(也)Y, 不X也Y”作为最简式逐渐固化定型并被频繁使用。

构式“X(也)Y, 不X也Y”的简练紧凑还体现在结构本身在社会规约和语义隐含的共同作用下,构式的前项或后项出于信息传递时的简练和礼貌等方面的考虑,即使省隐去其中一项,人们依然可以推论出省隐信息,顺利完成交际,从而形成了省略形式“X(也/也得/也要)Y”或者“不X也(得/要)Y”。例如:

(22) 两个红卫兵走过去抓住队长的胳膊,队长伸直了脖子喊:“我不进城,乡亲们哪,救救我,我不能进城,进城就是进棺材。”队长再喊也没用,被他们把胳膊扭到后面,弯着身体押走了。(余华《活着》)

(23) 你别看现在办工厂,这也卡那也卡,有钱也白搭。如果一旦我成了知名人士,谁敢卡我?(孙力、余小惠《都市风流》)

例句(22)和(23)都是省略式中只出现前项,将后项省略的情况,这种省略是通过否定最大值的方式来否定全局,从而说明无论如何结果都是一致的。例句(22)的完整形式应该是“队长再喊也没用,(不喊也没用)”,省略“不喊也没用”是因为“再喊也没用”已经隐含了不喊的情况,连大声喊叫都没有用了,不喊肯定也是没有用的,此时的省略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例句(23)也是采用了否定最大值的方式来说明不管有钱没钱都白搭,连有钱都白搭了,那么人们自然可以推断出没钱也白搭,因此此时的“不X也(得/要)Y”可以省略。

构式的省略式只出现后项省略前项的形式可以参考前文的例句(10)和例句(11),例句(10)完整形式应该是“叫他们(收下也收下,)不收下也收下”,例句(11)的完整形式应该是“你(接受也要接受,)不接受也要接受”。以上两个例句都是通过肯定最小值的情况来肯定全局,通过异态化的表述方式来传递信息,连不收下都要收下,那收下自然也是要收下的。同理,连不接受都要接受了,那接受了肯定也要接受。在肯定最小值的集合里,已经包含了肯定最大值的情况,因此构式的前项可以省略,同时构式在“X”的子集里拥有了全量义。

2.2 “X(也)Y, 不X也Y”构件分析

构式“X(也)Y, 不X也Y”的构式义是言者通过正反对举的方式表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结果都不会改变, 最终结局都是一样的。建议、命令、警告、劝慰、两难等都是构式不同的语义强度在不同的语境中的具体表现, 要结合不同的话语情境和话语模式进行分析。

2.2.1 “X”与“Y”构成成分

“X”“Y”表现出明显的谓词性倾向, 这种倾向是在构式紧缩性和构件“不”的双重限制下形成的, 因此“X”“Y”往往由动词和动词词组或形容词和形容词词组构成。例如:

(24) 看有没有文化, 张口讲三句话就知道, 有时不张口也知道。(微博)

(25) 我自己回家可以, 或者不回家也可以。(微博)

例句(24)(25)中“X”“Y”对应的成分均由动词或形容词成分来充当, 体现出绝对的谓词性倾向。在紧缩性的作用下, “X”“Y”之间呈现出明显的逻辑语义关系, 如例句(24)内部前项表现为条件关系, 后项表现为转折关系, 在外部又整体构成并列、转折的逻辑语义关系; 例句(25)内部是假设关系, 外部表现为并列、转折的关系。要想达成这些逻辑关系, “X”“Y”就不能选择名词或名词词组。因为我们可以说两个名词之间构成领属、并列等关系, 如: 花向日葵, 花草等, 但我们很难说二者在语义上存在因果、假设、转折等方面的语义联系。另外, 如果“X”“Y”都选择名词性成分进入构式, 首先“X”“Y”之间失去了逻辑关系, 其次构式的无条件性消失, 那么构式就脱离出我们的研究范围了。构件“不”是否定词, 作为构式中的常项, 起着显性否定“X”的作用, 在汉语的日常交际和实际使用中, 没有否定词“不”和名词性成分的搭配使用的情况, 由此也就排除了名词性成分的进入。

2.2.2 “也”的语义与情态特征

杨亦鸣(1988)、史锡尧(1988)、张志连(2007)等认为“也”的基本语义是表示类同或者追加类同, 在语用反面, 还可以表示委婉和肯定语气。有学者(如李泰、马真等)指出“也”字句和“也”所表达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

当“也”出现在条件句、紧缩句和并列句上时，“也”字参与到语句之中，有时起到参与作用，有时起到决定性作用，由此造成了“也”字句和“也”字所表达的语义并不完全相同的局面。比如，在有些语句中，“也”字的类同义完全消失，“也”字承担了激发复数化的其他功能，从而使“也”字句具有了额外的强调义。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构式前后项出现的“也”的语义特征和情态功能进行缕析。

构式“X(也)Y, 不X也Y”前后项的“也”在外部形式上看，存在明显的不同之处：前项的“也”有时可以省略，但并非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省略，后项的“也”则是一定不可以省略。当“X”“Y”在内部逻辑之间存在假设关系且构式整体传达的是无论如何都会带来结果“Y”时，构式当中的“也”关涉的对象只有一个，强调的重点也只有一个，此时前项中的“也”可以省略，只保留后项的“也”即可。此时，构式的语言环境往往是“X(也)Y, 不X也Y, 无论如何都会Y”。这种情况时，构式的紧缩凝练程度更高，也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此时后项的“也”除了有对前项的类同义外，还有强调义，强调的是结果“Y”一定发生。因此我们将后项“也”的语义特征和情态功能概括为[+类同][+强调]。例如前文例(1)在旧式塾中，逃学挨打，不逃学也挨打。和例(7)爱情到底是什么呢？……结婚愁，不结婚也愁，那怎么就不愁了呢？两例都将前项的“也”省略，都是对未然事件的一种假设，例(1)当中的“也”是对“挨打”的认同，说明的是无论如何都会挨打，是对结果“挨打”的强调，因此前项中的“也”可以省略；例句(7)是对结婚这一未然事件的假设，说明的是无论结不结婚都会发愁，是对结果“发愁”的强调。此时“也”在起类同作用的基础上，还起到强调作用。

当构式前后项的“也”都不能够省略时，此时“也”的关涉对象有两个，“也”起到在前后项追加关涉的作用，前后关涉“X”和“不X”，此时构式的语义重点不再是结果“Y”而是前后的“X”和“不X”，通过同时关联两项，来表示“X”和“不X”的结果的一致性，仍然有类同义。当人们在言语交际中实际使用时，前后项都出现“也”往往还有想要提出建议或者表示劝慰的目的，首先预设一个“X”也会“Y”的情况，随后再委婉地否定预设，举出一个“不X”的反例，最后再委婉地提出建议，其话语环境往往是“X也Y, 不X也Y,

倒不如X或不X”。因此，我们将前后两项都出现的“也”的语义和情态特征概括为[+关涉][+类同][+委婉]。例如：

(26) 本来想不吃早饭的, 后来一想: 我吃也迟到, 不吃也迟到, 那干脆吃吧, 就买了早餐准备带公司吃。(微博)

(27) 开心也过, 不开心也过, 何不开开心心地过。(微博)

例句(26)中的“也”同时关联“吃”和“不吃”两项内容, 通过关联这两项内容表达了对“吃”这一结果的认同, 因为无论吃不吃早餐, 结果都是一样的, 都是迟到。同时, 通过将自己的预设内容“不吃就不会迟到”推翻, 委婉暗示了自己想要吃早饭。例句(27)中“也”通过关联“开心”和“不开心”表示对结果的一致性, 其语义侧重在“X”上, 通过否定“不开心就不过”这一预设, 来委婉地表达言者的劝慰义。

2.3 构式句法功能

2.3.1 充当句法成分

构式“X(也)Y, 不X也Y”充当句法成分时, 既可以充当谓语, 也可以充当宾语和补语。充当谓语时如例句:

(28) 大表哥, 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劝也不是, 不劝也不是, 我两面都不讨好, ”枚低声诉苦道。(巴金《秋》)

充当宾语时如例句:

(29) 分手, 感觉分了难过, 不分也难过。(微博)

(30) 你问我为什么今天要扎头发。我说想扎就扎啊这样好看吗。你说扎起来好看不扎也好看。(微博)

2.3.2 独立成句

构式“X(也)Y, 不X也Y”也可以独立成句, 例如:

(31) 做也错, 不做也错! 说也错, 不说也错!该如何是好!(微博)

2.3.3 充当分句

构式“X(也)Y, 不X也Y”充当分句的例句较多, 例如:

(32) 骂也不行, 打也不行, 说也不行, 不说也不行, 很多时候没有必要。
(微博)

(33) 选宋人七古而求其“近唐调”, 那么, 选也可, 不选也可。(朱自清《语文零拾》)

(34) 老虎发现, 校长的脸色很难看。老虎愣愣地站在门口, 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格非《江南三部曲》)

(35) 不过, 高虎到他们村说, 根据县上的精神, 搞生产责任制不是硬行的; 搞也可以, 不搞也可以, 由大队自己定。(路遥《平凡的世界》)

总之, 构式“X(也)Y, 不X也Y”在常项和其不定项的共同限制下, 形成了外在的正反对举、简练紧凑和二元无标的格式特征, 发挥着自身的句法功能, 形成了前后项之前、内部与外部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

第3章 “X(也)Y, 不X也Y”逻辑语义分析

3.1 “X(也)Y, 不X也Y”语义关系

紧缩结构之间往往会呈现出明显的逻辑语义关系。构式“X(也)Y, 不X也Y”其前项和后项之间有明显的语气变紧的过程, 具有紧缩凝练的特性, 构式中两个谓词性成分“X”“Y”之间一定存在着逻辑语义关系。我们将“X”与“Y”、“不X”与“Y”之间的关系称为内部语义关系; 又因该构式较为特殊, 是能划分出两套独立的主谓系统的复句构式, 因此复句前后分句之间在句法和语义上也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 我们称其为外部语义关系。

3.1.1 内部语义

3.1.1.1 假设条件

魏红(2007)认为, 表示周遍性否定的周遍无定主语句中, 动词位于中心位置时, 用“不”表示非现实的, 用“没”表示已然发生的。我们认同这样的观点, 构式内部的谓词或谓词性结构“X”与“Y”之间, 在副词“不”的限制下, 首先存在着假设关系, 说明事件或者动作都是未然的且非现实的; “Y”是对可能发生但尚未发生的事件或动作带来的结果的推测, “X”和“不X”是“Y”的条件, 前后项的“X”“Y”内部还存在着条件关系。例如:

(36) 如果新政府地位不稳, 还要仰仗美军的支撑, 如此, 美军撤走也不是, 不撤走也不是。当然主权移交后的局势会怎样演变, 将取决于新政府对局面掌控能力, 以及伊拉克境内抵抗力量对政府的认同程度。(《文汇报》)

(37) A: “做饭无聊, 不做饭也无聊。”

B: “那就做饭。”(微博)

(38) 我来济南两年, 还没去过, 话说泰山是爬了也后悔, 不爬也后悔。据爬过人所谈, 我还是选择不爬的后悔吧, 呵呵。(微博)

例(36)中据外语境可知, 美军尚未撤走, 因此例句中是对美军撤走这一未然事件带来的结果的推测, 但是无论美军撤走与否, 都会带来“不是”这一错误的结果, 因此“撤走”和“不是”是假设条件关系。例(37)中是发话人

对做饭的吐槽，无论做不做饭都会让人感到无聊，通过受话人的回应我们可以推知，此刻的发话人仍未做饭，因此依旧是对做饭这一未然事件的假设，“做饭”和“无聊”之间存在着假设条件的逻辑语义。例（38）中，句首就交代了言者还没有去过泰山，因此后述的“爬”和“不爬”都是未然事件，都是言者的个人假设，意味“如果爬了泰山那么也会后悔，如果不爬泰山那么也会后悔”，爬和不爬泰山都是后悔的充分条件，因此“爬泰山”和“无聊”是假设条件关系。

3.1.1.2 让步条件

构式“X(也)Y, 不X也Y”之间的让步条件关系是针对构式内部后项之间的“不X”和“Y”而言的，也就是说后项的“不X”和“Y”除假设、条件关系之外，还存着让步关系，表示即使做出了一种让步，结果“Y”也不会因为让步而做出改变。例如：

(39) A: “我已经胖的不能见人了。”

B: “心宽体胖。”

A: “心不宽也胖。”（微博）

(40) 我们今晚不醉不归…不，醉了也不归。（微博）

(41) 挠也痒，不挠也痒，挠与不挠它都痒！（微博）

在例（39）的对话中，受话人在交际对象和自己吐槽变胖这件事情时做出的回应是如果体胖了那是因为心宽，来表明对发话人的安慰，随后发话人用让步的方式来回应，传达自己就算是心不宽也会长胖，并不会因为心不宽而变瘦，表明自己是不可避免得长胖，“心不宽”和“体胖”之间在逻辑语义上是让步加条件。例（40）中，即使喝醉了也不回家，说明就算在喝酒这件事上做出了让步，结果都是不回家，不回家是不可改变的，“醉”和“不归”是让步条件关系。同理，例（41）中的“不挠”和“痒”也是让步条件关系，意味即使不挠也会痒。

3.1.2 外部语义

3.1.2.1 并列关系

从外在句法格式上来看, 构式“X(也)Y, 不X也Y”的前后项之间是并列关系, 语义上是正反对举的关系进行列举, 当前后项之间没有语义侧重时, 前后项在语义上也构成并列关系。当前后项之间是并列关系时, 构式依赖于外语境往往表达两难义, 此时“Y”多由“不是”“不行”等表示表示判断、允准的偏正短语充当。例如:

(42) 我这几天听二期宿管说近期马上就有人要搬进来了, 搞得我们留也不是, 不留也不是。(微博)

(43) 说实话我也是觉得发也不是, 不发也不是。(微博)

(44) 你这想让我怎么回, 想也不是, 不想也不是, 很尴尬塞。(微博)

例(42)中, 言者在留和不留之间面临着两难选择, “留也不是”和“不留也不是”在语义上是平等的, 没有轻重之分, 因此前后项在逻辑上是并列的。例(43)中, 言者表达自己对发朋友圈这一行为的看法, 认为发和不发都不对, 可以改写为“不发也不是发也不是”, 改写后仍表示两难义, 因此前后项是并列的。例(44)同样也是表示尴尬的状况, “想也不是”和“不想也不是”位置可以调换并且调换后语义不发生改变, 前后项之间是并列关系。

3.1.2.2 转折关系

就构式前后项形成的外在逻辑关系而言, 前项的假设条件和后项的让步条件之间形成了转折关系, 即“X”和“不X”是转折关系, 前后项之间可以用关联词“但是”来连接。例如:

(45) 最近胃痛, 饿得时候也痛, 不饿也痛, 很努力把肚子喂饱了!(微博)

(46) 珍惜点自己的身体, 我这胃现在就是不知道饥饱, 吃也饿, 不吃也饿。(微博)

(47) 不懂多问……结果问了被骂, 不问也被骂! 这一个月, 我一直在问与不问中度过, 做了错, 不做也错。(微博)

以上三例前后项之间都可以用“但是”来连接表示语义转折, “饿”与“不饿”、“吃”与“不吃”、“做”与“不做”之间形成了转折关系, 并且转折后结果“Y”仍然出现。当前后项语义为转折关系时, 此时语义侧重在“Y”的无条件上, “Y”是必然出现的, 也就是说胃一定会痛, 一定会饿, 一定会错。

3.1.2.3 选择关系

我们发现,当“X”和“不X”是表示动作行为时,二者之间存在着然否关系,没有中间状态,此时的前后项在外部语义上还存在着选择关系。也就是说,当我们把“X”到“不X”之间所有存在的可能性看做一个集合时,“X”和“不X”到中间量的距离是相同的,那么这一集合明显是由两个子集构成的,并且这两个子集中的元素数量均等,均为集合总体元素数的一半。此时,行为主体不论是面临两难的尴尬境地还是面临他人给出的建议,都必须要二选一,没有其他的选项。因此前后项在外在逻辑语义上还存在着选择关系。此时我们可以将语境理解为“因为X(也)Y,不X也Y,所以要不就X,要不就不X。”在“X”和“不X”之间做出的选择的倾向性要根据语境来判断。例如:

(48) 莎莎故作羞涩的说,去你的!然后就顺势把头搭在我肩上,搞得我**闪也不是,不闪也不是**。我没好声好气的说,咳,莎莎同志,注意精神文明建设!莎莎一直厚脸皮的黏着我,害得我没法继续吹牛,于是借故去洗手间。(蔡骏《水晶骨头》)

(49) 吉娜突然往地上一坐,“啊……”的一声尖叫起来。那两人登时慌了手脚,急忙收招时,吉娜一矮身就从两人中间钻了过去。回过头来向两人扮了个极大的鬼脸,那两人职责所在,**追也不是,不追也不是**,呆在了当场。(步非烟《华音流韶之紫诏天音第一卷》)

(50) 有一个老板股票失败了,公司破产了,站在阳台上对老婆说我要跳楼了,这个老婆好厉害,坐在沙发里不动声色,**跳也行,不跳也行**,依我看就不要跳,输掉又有什么,跌倒可以爬起来,这个男子不跳了。(姚淦铭《百家讲坛-老子智慧与女性美》)

例(48)中莎莎总是厚脸皮黏着我,因此我需要在“闪”和“不闪”之间做出选择,也就是说“X”和“不X”之间存在着非此即彼的选择关系,根据后文可知我借故去了洗手间,选择了闪。例(49)是两人面临追击吉娜的任务时,因为怕吉娜受伤而手足无措,需要在“追”和“不追”之间做出选择,并且只能二选一,无法选择中间状态,根据后文可知,二人呆在当场,实际上是选择了不追。例(50)是一位老婆对破产老公的劝说,要老公在“跳”和“不跳”之间做出选择,最终结果是这位破产老公听从了老婆的劝说,选择了不跳。因

此,我们说构式从外部来看在“X”和“不X”之间存在着选择关系。

综上所述,根据让步复句的可逆转性,我们大致可以推得构式“X(也)Y, 不X也Y”的原型:“如果X,那么就会Y;即使不X,那么也会Y。(既然无论如何都会Y,倒不如X。)”此时,复句的第一层关系中,前项是假设条件关系,后项是让步和假设条件,在前项和后项的让步中,构成了第二层的转折关系,转折关系靠意合而成,构式之间并没有表示转折的连词,最后在前项后项构成的转折关系中,又隐含了一层并列和选择关系,即“或者X,或者不X,但二者都会Y”,“X”和“不X”作为同一事件的两个方面,当前后项在语义上是没有侧重上时,前项后项语义平等构成了并列关系,而当构式前后项受外语境影响导致语义不平等时,由此便形成了转折关系,此时构式借助外语境来提出建议,即综合分析“X”和“不X”造成的结果并在其中二选一,此时便形成了第三层的选择关系。

3.2 “X(也)Y, 不X也Y”语义特点

构式“X(也)Y, 不X也Y”是一个主观性极强的构式,通过言者对情况的主观判断,来说明结果发生的无条件性和必然性,带有无条件语义。主观性的语用功能和无条件的语义构成了其基本的构式义。作为一个二元无标无条件句,我们认为构式义的无条件义来源如下所示:起初通过正反对举的方式表示全量义,使得构式拥有了全部和都的意义;拥有全量义之后,构式的量便有了一个从“X”到“不X”的特定范围,不仅每一个“X”有一个对应的“Y”,甚至每一个“不X”也有对应的“Y”,特定范围内的每一个对象都不例外,由此构式的周遍义逐渐凸显;特定范围内的周遍义得到凸显之后,“X”和“不X”成为了Y的充分条件,条件义由此展现,由“X”可以推出“Y”,由“不X”也可以推出“Y”,由前后项共同形成的逻辑链条可知,“Y”的出现不受条件的绝对限制,基于此,构式在条件义上展现出了无条件义。即在共时平面上,构式的语义重点经历了由全量义到周遍义再到条件义的转变,基于这样的变化,构式的语境表现也由简单列举转变为在结果“Y”无条件出现基础上的两难、建议、劝勉和警告等发话人具体的交际目的。

3.2.1 全量义

关于现代汉语量的研究,石毓智(1992)从量的概念出发,提出了“自然语言肯定与否定公理”,认为自然语言的肯定否定原理是以客观世界为基础的,量小的事物否定性强,量大的事物肯定性强。沈家煊(1999年)在否定量域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全量肯定否定的理论,用来解释要否定一个概念就否定它的极小量,要肯定一个概念就肯定它的极大量。

构式“X(也)Y, 不X也Y”中进入构式的XY往往是谓词性成分,表面上看并不存在量的概念,但是在副词“也”的激发下使得“X”复数化,那么由“X”到“不X”就成为了一个集合的两端,两个端点连接了从极小量到极大量的全部量值,拥有了全部的意义后构式自然就拥有了全量义,就存在着全量肯定否定的关系。当构式的语义重点是全量义时,其出现在语境内更多的是进行简单的情况列举,通过对全部范围内的情况导致的结果完全一致的情况进行列举,通过正反的全量肯定否定,说明结果的无条件性。例如:

(51) 睡也累, 不睡也累, 唉, 要怎样才能好呢? (微博)

(52) 都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和她相处了, 往左是错, 往右还是错, 做也不对, 不做也不对。再这样被折磨下去会精神分裂吧? (微博)

(53) 我爱喝酒, 开心也喝不开心也喝, 我就是我, 我不在乎别人眼里的看法, 我会一直笑到最后。 (微博)

例(51)中,针对“睡觉”这一事件,其临界量是“睡一小会儿”,在“睡觉”构成的复数集合中,低于临界量“睡一小会”的是“睡觉”这一集合中的极小值,“不睡也累”则是通过否定极小值来否定全量,一小会儿不睡会累,长时间不睡肯定也会累;高于临界量“睡一小会儿”的数值又全部包含在“睡觉”的范围内,成为集合中的最大值,“睡觉也累”则是通过肯定极大值来肯定全量,说明睡多久都会累,由此形成了全量义。例(52)中,“做”这一行为动词在“也”的激发下拥有了复数概念,“做”和“不做”则是位于“做事”这一复数概念的极值的两端,使得构式拥有了全量义,同样符合语言的自然肯定和否定公理。例(53)中,“心情”在“也”的激发下变得复数化,“开心”和“不开心”位于“心情”这一事件的两端,通过列举开心不开心的情况来说明,无论开心不开心全部都要喝酒,由不开心这一极小值到开心这一极大值间,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768077143035006042>